

Chengdu, beyond Evolutionism

成都，超越进化论！

法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总领事鲁索先生专访

采访&文/ Shower 视觉提供/ Vision 摄影/李铁军 数码设计/余磊
特别鸣谢/ 中国西南英国商会

30年里，一个国家究竟会发生多大变化？

看看成都就知道了。

当一个国家以两位数的速率在经济轨道上疾驰的时候，

它需要一个以同样速度成长的代言人。

2年前，26年未谋面的法国驻蓉总领事再见成都时，

惊呼“我仿佛到了另外一个星球！”

2年后，我们也许能够透过与他的面谈，

找到他坚持要来，并坚持留下的原因……

30年里，一个国家究竟会发生多大变化，看看成都就知道了：从改革开放的1978年，成都地区生产总值仅有35.9亿，到2010年跃升至5500亿大关；从成都仅有的春熙路商业黄金中心，发散到二环三环和N环上林立的数十个商业副中心；从永久、凤凰铸就的自行车大军，到新增N座高架桥依然难纾解的堵车……我们这个时代的报刊习惯用精准的数字定义一切。

当一个国家以两位数的速率在经济轨道上疾驰的时候，它需要一个以同样速度成长的代言人，比如，成都。当高楼大厦茁壮成长，代表慢生活的老茶馆少了，人的脚步在无形中加快的時候，我们必须承认，上帝正在将进化的指针拨快。

2009年，《成都晚报》刊登了一篇关于新上任的法国驻蓉总领事鲁索（Emmanuel ROUSSEAU）的文章，当时他用“我仿佛到了另外一个星球！”来形容30年前的成都与30年后的区别，在他看来，这样的转折可谓惊心动魄！

成都，对于鲁索而言，是一座太奇妙的城市。

它偏安一隅，自成一体，比较关注自我，乐是自己乐，没想过幸福给别人看，苦是自己苦，也不求人扛，懂得自己幽默自己，没有一个统一的大标准。这似乎和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有点关系，山高水长，接天接地，从城市中心开车出去3小时，就能从最繁华的现代都市到自然蛮荒。爬山，能经历从低海拔阔叶林到苔藓地衣的植物学断层，大自然的清晰剖面让人在短的时间内可以感受到一个世界完整的结构，而不是拘泥于薄薄的一层中。

至今仍让鲁索记忆犹新的是，新官上任头一年，一向钟爱山水水、热爱走走停停的他去爬峨眉山，刚到半山腰，就见一个游人指着他兴奋地大叫：“这就是新上任的法国总领事！”他张大嘴，难以置信！自己明明初来乍到，相关报道也少，竟会被市民在路上认出来，这究竟是怎样一座城市？

四川师范大学赠给他的墨宝，被领事大人珍而重之地挂在了办公室墙上，一句“海内存知己”被鲁索视作对自己融入成都的最好褒奖。

既然一切如我们所见，鲁索是一个典型的法兰西男人，温和、真诚，善于倾听，所以他的许多品质也易于推敲。比如他会认为沟通是人与人之间的事情，用心才会奏效，他愿意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来接受不同的声音。他将绅士定义为一种态度和状态，不是彬彬有礼，给女人开个门拉个椅子那种，而是一种如影随形的心理，肩膀的宽度和男人的魅力成正比，必须有所担当，常存抱柱信。

令我忍俊不禁的是，这位领事大人评价成都人民友善的一个论证竟然是——在街上再也没人追着问他“到中国究竟来干嘛？”。这似乎成为一个信号，林立的高楼，让世界惊讶的GDP增长速度，以及潮涌而至的老外，都只能说明中国正在改变。

然而真正改变的，其实是中国人的心态——一种从仰视到平视的从容。

回想我们30年前的《小学生守则》，其中有一条说，“在街上看到外国友人，不围观，不干扰，不尾随，热情大方，不亢不卑。”改革开放初期，对于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来说，一个出现在西南重镇的外国人，虽然不至于被人追着围观几条街，但总会惹来90%以上的回头率，总会有人傻呵呵地冲上去说完哈罗就没词儿了。

镜头前，鲁索展开办公桌上的一本画册，上面集结了一个叫马克·吕布的法国纪实摄影家耗费漫长的50年，拍摄的大量关于中国乡村、城

市、以及当地居民的珍贵摄影作品。鲁索摩挲着画册上的图片，良久地注视着它们，“这就像我第一次看到成都时的样子。”我凑过去，并没有想象中武陵人桃花源那样与世隔绝的不食炊烟，我看到低矮的平房，看到良田无数，看到阶级意识将差异淡化到最小程度的白衬衣、中山服，看到取代资本家坐在轿子上的农民，看到街上永久自行车后座载着女孩迎风疾驰的男孩，正是这一幅幅看似分散的作品构成了上世纪末外国人对中国的真实认知。

早在1977年，鲁索便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他考取了法国外交部副秘书长一职，负责东方事务。而一直以来偏爱历史传记的喜好，又成为他情迷中国的根源。

鲁索发现不同年代出生的人，用不一样的文字同样关注着这个国家：十二世纪的《马可·波罗行纪》把中国描述为一个奢靡豪华的世俗游乐场；几百年后利窦玛、马嘎尔尼的传教士时代，中国渐渐变成一个“老大帝国”形象，身躯庞大却没有清晰的头脑，一直摇摇欲坠却奇迹般地站立不倒。尔后，在毛姆等作家笔下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转向昏黄、忧伤、缓慢的调子，被寄予无限同情。

文学家笔下的中国和史学家笔下的中国，当然是两个中国；投资者看到的中国和游客看到的中国，自然也是两个中国；每个时代的中国，当然都是另一个中国，但它们同时又是同一个中国。史景迁笔下那个癫狂、固执、不知所谓的天主教徒胡若望，难道和那个为自己理想付出巨大代价的儒学秀才曾静，居住在同一块土地上？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和毛姆《在中国屏风上》叙述的难道也是同一个国家？

每个中国人，在中国混过一段岁月的老外们，都不得不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中国具有相当大的复杂性。在构成这种难以辨识的复杂性元素中，中国人的行为占了一半，外国人的想象占了另一半。



或可说，正是这种想象，激发了青少年时代的鲁索，对于中国的偏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对法国，尤其是法国年轻一代影响深远，我对中国的兴趣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更要命的是，那时的中国封闭，欧洲人来不了，鲁索便觉得能去中国就好比登了月球。

所以当他面临职业选择，希望能够考取法国外交部时，中文成了他的不二选择。从巴黎政治学院法律本科毕业后，鲁索于1981年—1984年任职法国驻华大使馆二秘。期间，他的足迹遍布了中国的每一个省份。1983年，33岁的鲁索第一次踏足四川，经成都前往西藏，那时他是法国驻华大使馆二秘，作为中国登山组织与法国登山队间的联络官，他也一同攀登了珠穆朗玛峰北坡，虽未登顶，但他对旅途中，中转的那个城市，印象还不错。

26年后，当他履新赴任驻蓉总领事，再一次踏足成都时，他已经找不出一丝一毫的相似之处。

竞争，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题，我们正处于亚马逊的热带雨林中，如果你不加快生长，你就会被其他植物的阴影遮住，失去宝贵的阳光。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已有超过50家的法企入驻成都，中国不是只有北京、上海、广州，它们只能算中国的几扇窗户，鲁索对窗户不感兴趣，就想看看窗户后面的东西。

成都算不算变化最快的城市？一个地方几个月不见，就总会有建筑在变化，鲁索甚至怀疑这些建筑、马路、桥每天晚上都会自己站起来走动一下、串串门，有些没走回去的，就成了新建筑、新马路、新桥。

“全世界重要的事情将在这里发生，我觉得呆在这里有意思，我不能在旁边睡觉。”这就是他坚持要来，并坚持留下的原因。

66 成都算不算变化最快的城市？一个地方几个月不见，就总会有建筑在变化，鲁索甚至怀疑这些建筑、马路、桥每天晚上都会自己站起来走动一下、串串门，有些没走回去的，就成了新建筑、新马路、新桥。99

